

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铁中是一个很牛气也带着几分霸气的名字。其实,所谓铁中就是铁路中学的简单叫法,因为沾了铁老大的光,便名声在外。我就读的坊子铁路中学,是当时坊子镇上三所中学之一,另外两所是矿中(坊子煤矿中学)和四中(潍坊市第四中学)。三所中学在一条马路上一字排开,不大的坊子小镇那是相当气派,拿到今天就可起名叫“学府路”、“中学路”之类的。

今年是我拿着坊子铁中高中毕业证走向社会的第40个年头。这不是个小数,我那会儿还不到16岁,如今已是触摸花甲,转眼可及。铁中的同学提出搞一个聚会,以为纪念,那是相当好。铁中的同学大多集中在铁路部门工作,以潍坊为圆心散落在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线上,有铁路警察,有巡道工、扳道员、车站调度员、值班员,几乎涵盖了铁路部门的所有工种。前些年小轿车还没普及,我回家都是从济南坐火车到潍坊,在车站或者车上经常碰见铁中的同学。在买票难的那个年代,在潍坊站工作的同学时常被我利用,要么走后门提前买票,要么没票进站再送上火车,沾尽了同学们的光。记得有一年我从济南乘火车去兰州公干,恰巧铁中晚我一级的同学是这趟列车的列车长。多年未见,我一上车

或许是中原地区名胜古迹众多的原因,河南孟津县白河乡铁榭村有一景点时常被外地游人错过,这就是汉武帝刘秀的原陵,俗称“刘秀坟”。刘秀坟有一大怪异。历代皇帝选择陵地,通常背山面河,以开阔通变之地形,象征其襟怀博达、驾驭万物之志,可光武帝刘秀这堂堂东汉开国之君却被埋在了低平的黄河岸边,北去360米便是黄河大堤,随时面临着被滔滔黄河吞噬的危险。由于埋得太低,皇陵竟被直呼为“坟”,状同平头百姓。且不论皇家颜面如何,就是这“枕河蹬山”之墓,难道不怕喜怒无常的黄河惊驾?这其中的奥秘何在?

导游员告诉我们,这当中有个流传了上千年的传说:刘秀原本打算在北邙山顶上建造寝陵,可一直没敢跟儿子刘庄说。因这汉明帝刘庄生就爱跟老爹作对,刘秀让他往东,他偏往西,叫他打狗,他偏撵鸡。刘秀担心,即使自己在邙山上建起陵寝,身后儿子也会犟着劲儿把他葬在黄河滩上。于是,弥留之时,当刘庄问他想在何处安寝时,刘秀故意说:父皇我命中缺水,你把我葬在黄河当中吧。未承想,刘庄一辈子没听老子的话,这会儿良心发现了,竟一口答应:父皇放心,不孝儿一定照您的意思办!可怜个刘秀哭笑不得,遂呜呼哀哉。之后,刘庄果真命人将刘秀的灵柩投放进汹涌的

## 铁中

□许志杰

他就认出我了,好一阵寒暄亲热。这一路他把我这个铁中师兄照顾得无微不至,本来有些难熬的长途火车旅行,一下子变成铁中老同学的叙旧之行。车到兰州,他又把我送出站口,依依不舍,期待着下次我们在这趟火车上相见。

我对坊子铁中的历史不甚了解,听说是脱胎于1953年创建的铁路小学,当时叫铁小,1972年添加初中部,改为铁路职工子弟学校。两年后再上一层楼,创建高中部,坊子铁中这块牌子才挂了出来,并形成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三个层级。最初在铁路学校上学的都是铁路职工子弟,而且以非农业人口的铁路家属为主。那时候,每个村都有学校,又不是多么重视师资和

教学质量,孩子上学还是以本村为主,我也是一直在村里上学。

读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那年,父亲让我转学到坊子铁小,我当时的对立情绪别提有多激烈了。村里那么多小伙伴,就我自己转学,真不愿意离开他们。还有就是离家远,从家到学校近7公里,每天一个来回,实在太练腿。当然,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,一个下雨的秋天,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,来到了坊子铁小。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从此开始了孤独求学路。刚开始也没什么代步工具,就是下步量,尤其是冬天大雪纷飞的日子,一个人沿着铁路线去学校,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感动。难熬的是中午放学,人家都回家吃饭,学校没食堂,我就一个人拿着母亲包好的干粮在操场上转着圈吃。有时候母亲会给我两毛钱,学校附近有一个铺子,一毛二分钱买两个硬面火烧,八分钱买一把炒熟的花生,边吃边在街上溜达。那时候,心里满是委屈,离家近多好啊,转学回村的念头久久无法平静。下午放学,其他同学在校园玩耍,或是结伴回家,我得疾步往家赶,再晚天就黑了,母亲还挂着呢。真的是万千惆怅、万般无奈。后来,我们村到铁中读书的孩子多了,我也不再那么孤单寂寞了。

那年月,铁路部门财

大气粗,铁中包括初中、小学的老师,多是分配到铁路行业的知识分子。这些老师读书多、见识广,教起书来有板有眼、条理清晰,在教育极端不被重视的“文革”时期,我依然学到了很多至今受用的知识。记得教英语的张老师,一副大学教授的派头。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天早晨,张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,老先生泪流满面,悲伤之情令学生动容,我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就是跟着张老师建立起来的。据说张老师大学学的是俄语专业,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被总理接见过。如此大材,落到铁中,只有那个畸形的时代才有这样的怪事。另一位张老师,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。张老师有一绝,查字典顺手打开,基本就是那一页,我学到现在还是不灵,辜负了张老师的栽培。

一晃40年,真快。包括铁中在内的铁路系统各个类别的学校,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撤并转,成了永久的记忆。作为铁中的学生,是有必要聚聚,说说那段带着我们年少青春的铁中岁月,口口相传,历史就会续存下去。

情之所至,记下点滴,献给那些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“铁中”,还有我的老师、同学……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维是能动的。面对发展着的社会和客观事物,无论是以今人的眼光评说古人,还是以固化的经验框定现实,都容易出现偏离实际的错误。刘秀坟的传说,不失为一个警示。

其实,刘秀坟的传说,只是当地人成心营造的一个遐想。事实上,“不以山为陵,陂池以栽水”是刘秀本人的意愿。刘秀这个农民皇帝一生喜欢险中求胜。昆阳之战,以不足2万兵力大败王莽42万大军。对自己身后的栖居地,显然也要显露一下“与众不同”。从公元50年开始,刘秀就在北邙山与黄河之间修建陵墓,并嘱咐负责修建陵园的窦融,他的陵园“所制地不过二三顷,无为山陵,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”。就是说他的陵地面积大约九十亩,不以山为陵,且要建在河边。数千年来,黄河数次易道而流,泛滥的河水淹没了几多良田农舍,而刘秀坟却一直安然无恙,这表明选陵黄河滩是刘秀一生所作出的又一个正确决定。尤显远见的是,刘秀坟从未被盗过。这当中除了随葬品“含金量”不足之外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坟墓位于黄河滩,地下几米就是流沙结构,盗贼即使有想法也无办法。

恰从这个角度上,关于刘秀坟的传说,我想,其现实意义,并不仅仅限于营造一下思古幽情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)

【性情文本】

## 做家务

□火锅

我做家务算是比较早。十岁的时候休学一年,除了自己洗衣服,还雄心勃勃地开始学习做饭,而且立志要做和妈妈做得非常不一样的饭。因为,天底下可以吃的东西那么多,为什么我们总吃黄瓜炒鸡蛋、青椒炒肉丝?然而没有几次就被爸爸打击了,导火索是我新开发的一个菜品:茄子炖黄瓜。其实我思考得相当周到,考虑到两种蔬菜熟的速度不一样,我把黄瓜整个儿切成了三四厘米长的段。我爸爸用筷子挑了一根说不上是黄瓜还是茄子的黑乎乎的东西,勉强吃了下去,尽量克制地说:这两种菜怎么可以放在一起?

一句话打击得我放弃了在做菜上的追求。再开始大规模做菜要等到我的十年大学期间了。读了十年大学,当然有十个暑假。每个暑假都是我妈妈最忙的时候,所以家里的家务我就承包了。早晨我妈妈做好饭去上班,我起床后吃饭、刷碗,戴着草帽去门口的小街上买菜,回来洗衣服、拖地、归置各种闲散物品。说起来非常怀念那时候的水泥地,布拖把拖完之后颜色深了一层,自来水的水汽一蒸发,屋子里就像开了空调一样凉爽。做完了这些事我就开始辅导弟弟学习,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刚开始读初中,我主要是辅导他的英语。我是个非常严厉敬业的家庭教师,有时候还会用体罚的方式。我弟弟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,一边哭一边还抽噎着背单词。前几天开始辅导儿子荷包学英语,也是烈日炎炎,也是拉着窗帘,也是桌子上放着半拉西瓜,面前也是个傻乎乎的小男孩,几十年的时间好像被人用剪刀一下子剪掉了一样。

辅导完了就忙着去做饭。做饭这个事我特别喜欢。其实真的学会做饭之后,对开发新品种就不是那么有趣了,而首先是要把几个经典家常菜做出水平来。我和弟弟特别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和炒茄子,这两道菜我做得出神入化。后来和荷包爹认识后一起做饭吃,他做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,做法和我的不同,他是要在西红柿里放糖和醋的,吃起来别有风味,特别下饭。我做了一道拿手的炒茄子,据他后来说吃了一口之后就立志要娶我做老婆。第二天他也做了一道茄子,茄香浓郁,绵软悠长,我为之惊艳,直到现在还常央求他来一个“销魂茄子”。我们俩的婚姻大事基本上就奠定在西红柿炒鸡蛋和炒茄子上。

其实对于我来说,做饭最痛苦的事是皮肤对油烟过敏。开始的时候我大夏天也戴口罩炒菜,发现没有用后毅然上了塑料袋,鼻子上剪出两个孔来,还是无效之后我灵机一动,发现家里有一个不知道谁丢下的摩托车头罩。有一次正热火朝天地炒着菜,有同学来访,我顶着头罩出去开门,吓了人家一跳自己还浑然不知。有了抽油烟机之后,此病不治而愈。

读完十年大学后就结了婚,在小家庭里开始独立的家务事业。经常在做着某事的时候记起我妈妈当时是怎么教导我的。比如切菜的时候左手要扣起来,右手拿的菜刀要沿着左手的指关节朝另一个方向微微斜着切,这样就永远不会切到手指。我的刀工算是练出来了,一根黄瓜可以刷刷刷连续切完又厚度均匀。

其实我今天想起来写关于家务的文章,是因为昨天晚上给荷包缝小饭桌要用的褥子。他总是把床单蹬得皱成一团,所以我干脆把床单缝到褥子上去。我穿针的时候先把线头放到嘴里抿一下,再眯着眼睛穿到针鼻里去。这动作我做起来毫无感觉,荷包却说:呀,真脏,妈妈你为什么要吃线?我想了想,说:因为你姥姥就是这么教的我。

想起来小时候,家里的女人们系着围裙,一天到晚在厨房里出出入入,是小孩子写作业、玩游戏的恒定背景板。没有天然气,没有各种电饭锅、料理机,好在生活节奏慢,日子反而觉得悠长。

家务活是世界上最看不出成效的活儿,是永远干不完的活儿。衣服洗干净了,明天还会脏。中午做了饭,晚上又饿了。饶是我这样不喜欢出门看世界的宅女,家务做久了也会向往一下诗和远方。中年女人的诗和远方是不容易的,策划这样的戏剧一定要严密,设置好各种功能性角色,然后让自己一人分饰多角,因为不再有自愿为中年女人配戏的人,而我們也不应该再去遭遇失望。

小时候最喜欢睡觉前蜷在被窝里的那段时间。躺在简陋的硬板床上,看着屋顶,想象着自己在一个美丽精致、堆满了各式玩具的床上,当然,我的想象里既没有hello kitty,也没有芭比娃娃,因为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的想象里加上了剧情,我反正永远是那个最可爱、最美丽的公主,铁打的公主,流水的王子,故事的类型差不多包含了现在网文的玄幻、仙侠、修真。今天忽然想,活了四十年,亲手制造了不少戏剧事件,却都是对小时候幻想故事的解构和反讽,由不得笑叹一声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,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电影学硕士生)

## 刘秀坟的传说与联想

□于永军

黄河之中。据说,当刘秀的灵柩刚一落下,黄河便立即向北滚去,灵柩落地处立即变成了干燥的河岸,接着刮起了一阵旋风,旋风夹着沙土旋成了一个大冢。就这样,刘秀坟便坐落在了邙山与黄河之间。